

## 第七回 花氏子吞鉤餌一段姻緣 柳家郎竊彤管兩番酬和

詩曰：

蘭愛芝兮芝愛蘭，兩心難得一般般，止知聲氣求黃鳥，不料因緣到合歡。

好酒未嘗為酒困，貪花每是被花瞞。莫驚莫喜莫嗟歎。世事從來如是觀。

話說柳青雲邀花天荷到大廳上來飲酒，這大廳上早上下設了兩席，二人來到，早有樂人奏起樂來。花天荷看見，大笑道：「何日不飲？今日之飲，因何又作此態！」柳青雲也笑說道：「此家母聊表恭敬之意耳，所謂未能免俗。聊復爾爾。」因安席定位，請花天荷上坐。花天荷又要推辭，柳青雲道：「既已成套，必須盡套，兄要脫套，反成套矣。」花天荷笑一笑，只得坐了。左右作樂，不須與，酒獻數巡，樂供數套，已行完大禮，花天荷就推辭了，柳青雲就吩咐撤席，依舊到書房中去飲酒。

二人到了書房中，把大衣脫了，促膝而飲，方覺快暢。飲至半酣，柳青雲說道：「小弟今年已十八矣，尚未曾游庠，致為先人門第之羞。欲求明師良友，又恨世途險巇，往往有損無益，日坐於孤陋寡聞之地，將來何以能繼書香？今幸吾兄抱賈董之才，又兼下陳蕃之榻，小弟得以提撕，以開頑鈍，可謂邀天之幸也。私心竊慮者，但恐吾兄有時定省，關心室家掛念，一旦欲歸，卻將奈何？」花天荷道：「小弟堂上嚴慈，幸有家兄代養。室中尚未有婦，掛念何人？」柳青雲聽了，又驚又喜，道：「這又奇了，為何吾兄尚未授室？」花天荷道：「不瞞兄說，小弟於此有一癡想。」柳青雲道：「吾兄有何癡想？」花天荷道：「不瞞兄說，小弟想五倫中最親密的莫如夫婦，枕衾相共，飲食與俱。若無溫軟，夢魂何以得安？使非靜好，眉目何以相對？幸遇阿嬌，自當貯之金屋。倘遭脂粉污人，又不若詩書獨宿。故謹留雙足，不敢為赤繩所繫。」柳青雲笑道：「若如此言，則是雖有孟光之賢，而顏非西子，亦非吾兄之所取矣。」花天荷亦笑道：「不獨此也，即有西子之美，而賢非孟光，亦非小弟之所願。必孟光、西子合為一人，而後小弟方求歸玉鏡也。所以難耳。故予奔走東西，竟將此婚姻一念置之度外，非無伉儷之深情。但恤天下無有才貌之女子，使小弟伉儷之情為之一動耳。」柳青雲道：「兄台何小視天下？雖美人難得，然以天下之大，閨閣無窮，香奩不少，怎見得就無一人當吾兄之意？吾兄還宜細心訪求，焉可久虛中餽。」花天荷道：「小弟亦非小視天下，亦非不留心細訪。無論西壁東鄰，窺之幾遍，即由浙至閩，由閩至廣，道路數千，眉稍眼角，並不見一小家碧玉，而況傾國傾城哉？弟雖不該小視天下，兄亦不可看得美人容易！」柳青雲道：「所謂美人者，豈另具姿容，別生眉目，有異於人哉？止不過傅粉太白，施朱太赤，加之則長，減之則短，生得身材停當耳。小弟所云美者如此。不知吾兄心中意中，必要如何而後謂之美也？」花天荷笑道：「小弟所云美者，樣子倒有一個，只是不好明言。」柳青雲道：「若不明言，如何得知？」花天荷道：「明言近於唐突，恐吾兄見怪。」柳青雲道：「縱有唐突，亦是唐突美人耳，小弟又何怪焉？」花天荷道：「吾兄既是不怪小弟，小弟敢直言之：小弟私心之所謂美者，必婦人女子有美如吾兄，小弟方甘心謂之美而願娶也。」

柳青雲大笑道：「吾兄志氣何其大，而眼孔又何其淺也！譬如欲求駿馬，而懸驚駘之圖以為招，宜乎其不可得也。」花天荷道：「泰山不自知其高，滄海不自知其深，猶之吾兄不自知其美也。以小弟言之，吾兄之美實不易得。」柳青雲道：「小弟美不美，且姑置勿論。小弟初意，原道吾兄只要求宋之子，齊之姜，故不易得。若只要如小弟之陋容，小弟當為吾兄作伐何如？」花天荷道：「小弟前日在廣中許兄作伐，兄以小弟為戲言，故今日亦以此言相戲也？然廣中之事，實有其人，小弟之作伐與不作，尚未可知。兄何竟以毫無影響之言以戲弟？是兄欺弟也，該罰一巨觴。」因叫篩了酒，送上柳青雲。柳青雲道：「吾兄疑小弟以無影響之言戲吾兄，故罰小弟一巨觴。小弟若果以毫無影響之言戲吾兄，莫說一巨觴，就是十巨觴亦該痛飲。若小弟實非無影響之言，而吾兄誤認以作無影響之言相欺吾兄，視小弟為匪人，則吾兄亦該罰幾巨觴？」花天荷笑道：「若不欺小弟，果有其人，果為小弟作伐，莫說罰小弟之酒一巨觴、十巨觴，便頓首階下九叩以謝過，亦所不辭。但天下豈更有美如吾兄之女子，恰好吾兄所識，又恰為小弟作伐耶？非戲言而何？還是吾兄直飲此一巨觴，免費支吾也。」柳青雲道：「飲酒之事係小，欺兄之事所關甚大。小弟豈敢貪杯，而冒欺知己之罪哉？實實有一閨秀，小弟可以作伐，故敢言之。」花天荷道：「凡居瑣闥繡閣中，皆閨秀也，非雲無人，但恐求如吾兄之美者不能也。」柳青雲道：「吾兄若求至美，小弟何敢應承。唯吾兄以小弟作榜樣，故小弟敢大膽力任也。」花天荷又細看著柳青雲，笑笑道：「兄豈欺我，有或有之，但只恐皮毛近似耳。那能又有如此之秀美者？兄因欲作伐，故敢作此媒人之口，為之誇張耳。」柳青雲道：「美亦難言，但有一點不如小弟，則是小弟欺兄也。」花天荷聽了柳青雲說話，雖也有些嬉笑之意，然於嬉笑中又若鑿鑿可據，因引巨觴自酌，道：「小弟認真受罰了，到明日若無其人；即有其人，若不似吾兄；即有其人即似吾兄，若不為小弟作伐，吾兄亦當立一案。」柳青雲道：「若有一點不似小弟，不應有今日之言，可罰小弟自變作女子以嫁兄，何如？」二人說得大笑。你一杯我一杯，又痛飲不了。

吃了半晌，花天荷又言道：「今日之言，兄與弟俱在醉中。明日酒醒之後，又賴作沒有，何以為據？」因叫人取過筆硯並花箋出來，作了一首《柳梢青》的詞兒，道：

難求無價，是以久鰥在下。道有佳人，儀容絕世，許我青鸞同跨。

我疑他詐，他偏爭吐膽傾心真話。矢若虛言，願變娥眉，以身代嫁。

花天荷作完了，交與柳青雲，道：「求吾兄和來，留以為憑。」柳青雲細細一看，道：「小弟之情，長兄已代之矣，何必更和？即以此存驗可也。」花天荷道：「豈有此理。小弟之筆，如何算得兄作？定要求和。」柳青雲無計推托，因言道：「小弟之才，如何比得吾兄？就要和，也須從容，待小弟搜索枯腸。」花天荷道：「有此情，便有此詞，何須搜索？如雲搜索，又便涉假矣。」柳青雲道：「情雖有，口道不出，此刻心中如蠅集，卻將奈何？」因立起身來，東西散步，以作思索之狀。花天荷道：「兄只管去思，小弟自會飲酒。詞和不成，小弟酒也不住。」柳青雲道：「小弟之詞，要和到天明。」花天荷道：「小弟便飲到天明，又問妨？」

柳青雲支吾不過，只得演了入去，尋見姐姐道：「這花天荷原來尚未有室，被小弟戲了幾句，他便認真作了一個詞兒，要兄弟和他。只因前日有了那十首詩，故再三推托不下，沒奈何只得來求姐姐和他一首，以應了今日之急。姐姐若不肯，便連了前日之丑，都弄出來了。」小姐見兄弟如此急作一團，只得看了原韻，信手和了一詞，交付兄弟，道：「詞雖和了一萬萬句，可與此形跡。」

論。」柳青雲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因又自己抄過，拿了出來，與花天荷看，道：「和倒和了，只好作個憑據便了。」花天荷接過了一看，只看了上寫道：

藏珠待價，好醜不相上下。聘要低頭，禮宜拜手，不是淮陰受跨。

未成似許，到成時，方信千秋佳話。好戴烏紗，親騎白馬，謝媒迎嫁。

花天荷把這一詞看了一回，又看一回，因喜動顏色道：「吾兄此作，敘事清切，言情曲婉，韻腳押得字字相當，真個美才，小弟甘拜下風矣。」柳青雲道：「小弟既已誠心受教，吾兄當以正誨我，怎又做此虛譽之言？」花天荷道：「小弟於斯文一道，素性不肯假借，矧肯虛譽？兄昔日之詩，並此和詞，實具才子之風流，而又兼美人之香豔。既已心願識韓，敢不逢人說項？」一面說完，一面吩咐人貼在書房壁上，留作後日之驗。因又言道：「我小弟功名婚姻二事，久已不望。若據兄說來，有美為小弟作伐，則小弟又是一個有妻之人了。若據兄詞，要烏紗迎嫁，則必要小弟去做官了。若果如此，皆兄之賜也。」柳青雲道：「兄既有官有妻，獨不為我花下美人計乎？」二人相視大笑，甚是暢快，只飲到酩酊方休。正是：

相知最樂是談心，話到佳人情更深。

再許佳人成眷屬，醉來安得不沉沉。

柳青雲雖然年少，卻為人少年老成。聽見花天荷說出無妻，便留心要將姐姐嫁他，故說話牽枝帶葉，綿裡藏針，把花天荷縛束定了。卻又自家不敢作主，因悄悄與母親楊夫人商量道：「這花天荷，昨晚閒中說起，方知他尚未曾娶妻。我想父親又棄世了，門戶冷落，姐姐年已及笄，竟不見有人家來攀親。就是有人家來攀，孩兒看這合城鄉宦人家的子姪，並不見有個中才，何況出類拔萃？我看這花天荷為人，又俊秀，又且多才，又有俠氣，又老成，異日必然貴顯。孩兒心下欲要將姐姐許配於他，庶終身有托，免得後來失身匪人。不知母親以為何如？」楊夫人聽了大喜道：「我昨日見這花天荷，一表人物，我也打動這個念頭。只道外方人有了室家，故此不曾言及。我兒你這個主意深合我心，此事若可講成，完了你姐姐的終身，可再尋一頭親事與你，我兒女的心事，便放下了。」柳青雲道：「母親既依允了，孩兒便好行事。只是姐姐處，母親也要通知一聲，使他無怨。日後莫怪兄弟胡為。」楊夫人道：「姐姐我自對他說，你不消慮得。」柳青雲有了母親的口氣，便要乘便叫花天荷行聘。

不期新宗師到了，發牌要考，故各府州縣皆出示，要考童生。柳青雲聽了此信，便只得打點讀書，連酒也不敢多吃。柳青雲原賦性聰明，又連年守制在家，時時苦讀，頗有可觀。今又得花天荷把浙中文法與他講究，故柳青雲作出來的文字，別是一種，沒一點閩人的習氣。故縣考、府考，皆取第一。到了學院，看他的文字神清氣俊，瀟灑出塵，板腐之習，淘汰俱盡，也打帳取他第一，卻不料有一個吏部天官的兒子，有父親的書來囑托，不敢違拗，只得將柳路名字填在第二。報到柳家，楊夫人與柳煙俱各歡喜。柳青雲既入了學，便送學、謁聖、謝宗師、拜客，並親友作賀，忙忙碌碌鬧了月餘，方才得定。

因備酒與花天荷對飲，說道：「蒙吾兄指教，僥倖竊此一領青衿。雖也定了一個人品，卻倒忙亂了兩個月，連我們詩酒之興都打斷了。今日事才完了，須與吾兄飲一個痛快，以補前日之缺略。」花天荷道：「詩酒之興打斷了還是小事，吾兄莫要忙碌碌，連那兩首詞兒都忘記了。」柳青雲道：「長兄若肯忘記，小弟也就忘記了。亦未知吾兄曾忘記否？」花天荷道：「小弟乃己事，焉能得忘？兄為朋友事，或者忘之，未可知也。」柳青雲道：「小弟又不是這等論。以為己事，或偶爾言之，原不出於誠心，或又偶爾而忘之，未可知也。若朋友之事，既許為之，便時刻繫心，安敢忘之？若忘之，是忘朋友也。況此事，吾兄既認為己事，又何以知小弟之非己事乎？吾兄失言，失言。該罰一巨觴。」因叫童子奉上。花天荷毫不推卻，歡歡喜喜飲乾，道：「吾兄罰小弟失言如此，小弟失言受罰亦如此，只要吾兄記得清清白白，不要也失言如此，則小弟便受罰醉殺，亦含笑矣。」柳青雲道：「看兄說來說去，總是疑小弟前言為未確也。這也莫怪吾兄，一來卻是小弟人微言輕，不足取信；二來不知人家姓李姓張，未見女子面長面短；三來未曾行半絲之聘，止憑小弟一張媒人之口。況小弟與兄台又朝夕以戲謔為歡者也，又安知此言非戲謔乎？然此時安能置辯，惟候事成合巹後，方信予言之確也。」

花天荷道：「吾兄所說之疑，近夫似矣。然而非小弟之疑也。小弟所疑者，終以天下之女子，未有如吾兄之美者，即有面目如吾兄之美，亦未有才學能如吾兄之美者也，此小弟所以疑耳。若是以人微言輕不信吾兄，此乃吾兄加罪小弟，小弟不敢受也。」柳青雲道：「長兄若疑此，不難也。俟幾時有興，小弟叫他與兄面較其才，方知小弟言之不謬也。」花天荷笑道：「兄愈言信，愈生弟疑，豈有閨閣淑人，肯與小弟面較其才者乎？小弟被兄台哄殺矣。今而後，請絕口不敢再談矣，欺弟不欺弟，聽兄好自為之。小弟但飲酒何如？」因引滿而酌。柳青雲道：「小弟聞古詩有云：不是廚中串，爭知炙裡心。吾兄不必更費猜划，請安以待之，小弟斷不敢戲謔吾兄。」因亦引滿與之對飲。

須臾月上，花天荷叫童子開了紗窗，移席近月，二人又飲了半晌。不期此時是十二三，月光不滿，又被浮雲遮遮掩掩，看得不暢。因叫取筆硯素箋，又題一首《滿江紅》的《問月》詞道：

夜夜分明，何此夜 不明不白？看不出，他倩雲遮，雲將他隔。形盡潛藏惟弄影，魂何處也徒生魄。

向長天，四顧問姮娥，無蹤跡。

或悄悄，花陰側，或默默，疏簾額。令眼兒望遍，心兒想窄。他暗窺人人不識，人窺他沒些兒隙。

尚憑誰，透露一痕光，明逾百。

花天荷做完了詞兒，自家讀了兩遍，方欣欣遞與柳青雲，道：「求兄一和。」柳青雲看了道：「吾兄方才說過，絕口不言，如今為何又牢騷滿紙？」花天荷道：「月色朦朧，弟自問月，與兄何關，而怪弟牢騷？」柳青雲道：「兄自問月，弟不問月，何須弟和？」花天荷道：「看月對飲，一倡一和，朋友之常，豈有小弟作倡，而吾兄不和之理？豈以小弟之詞，為不足和耶？先罰一觴。若再推辭，則罰三杯。」一面叫人斟了酒，就立逼要柳青雲吃。柳青雲笑道：「不是不和，只因小弟於作詩不慣，作到詞令，一發艱難，故此推脫。」花天荷道：「吾兄既不慣作詩作詞，為何前日又慣，又不艱難？一味支吾，小弟只是罰酒，不怕兄不作。」柳青雲無法，只得吃了一觴，拿了那首詞兒細細看了再看，只說道：「吾兄這首詞，含譏寓諷，情致深婉，甚是難和。若要逼小弟和，須痛飲三巨觴，小弟也說不得，又要搜索枯腸了。」花天荷聽了歡喜道：「兄既肯和，莫說三觴，即是十觴，小弟也願飲。」因持觴叫小雨斟上。

柳青雲見花天荷飲酒，只得拿了他的原韻，假作尋思，又遮遮掩掩躲了進來。急尋了姐姐，說道：「又有苦事來累你了。」小姐道：「又是甚麼？」柳青雲笑道：「花天荷飲得醺醺，又作了一個詞兒，勒逼著要兄弟和他，再三推卻不脫。沒奈何，還要姐姐代我

和他一首。」此時花天荷婚姻之事，楊夫人已對他說過了。藍玉小姐因取原韻一看，見花天荷詞意諄諄，屬意於他，也竟不推辭，遂取紙筆和了一首，付與兄弟。

柳青雲見姐姐一筆揮成，不假思索，心下暗想道：「二人才美，方是一對。」乃連忙自己抄過，拿了出來。問花天荷道：「吾兄的三觴酒，曾吃完麼？」花天荷道：「此第三杯正在手。」柳青雲道：「快請用過，小弟好以和詞請教。」花天荷見說和詞完了，就忙忙要取去看，柳青雲不肯，道：「快乾了酒，看也不遲。」花天荷道：「看了又飲，未為不可，為何又如此認真？莫非怕小弟賴而不飲？」柳青雲道：「不是認真，也非怕兄賴而不飲，只怕看了和詞，見詞意不佳，便沒興飲酒了。」花天荷沒法，只得舉起觴來一口飲盡，道：「酒已如命，詞可賜觀否？」柳青雲方出諸袖中，遞與他道：「請看！幸勿見哂。」花天荷展開一看，只見上寫著《代月答問》。其詞曰：

世眼模糊，惟天上，從來清白。一片光，自不須磨，有誰能隔？為何遮遮還掩掩？怕人消盡癡魂魄。

待他時，流影入懷來，看真跡。

寤寐懷，須反側。玉杵聘，無定額。恐詩思憎遲，酒懷嫌窄。指望團圓娛永夕，豈容鑿破沾光隙？

倚蟾宮，若要賦周南，須三百。

花天荷仔細看完，不禁大驚道：「罷了，罷了。既生瑜，何生亮？小弟詞壇一座，被吾兄奪去矣。」柳青雲笑道：「兄台不要失眼，挫了自家的銳氣。」花天荷道：「小弟這首詞兒，自頗得意，以為韻險句奇，故甘飲三觴，索兄之和。不知兄從何處結想，急出此風流香豔之句，使小弟原倡，竟索然無味矣。」柳青雲笑道：「小弟之才，吾兄之所知也。若吾兄此等說來，想是兄之詞意太驕，觸怒嫦娥，故嫦娥附靈於小弟，使小弟得此奇思也。」言訖，忽然浮雲盡散，月色大明。柳青雲大喜，因叫童子滿酌大杯，奉花天荷道：「吾兄說不明不白，請著此時明白否？」花天荷一笑，連連點首道：「太奇，太奇！吾兄真有神助，從此不復對壘矣，但吃酒罷！」因叫斟上酒來，二人相對而飲。柳青雲聽了再不對壘，也暗暗歡喜道：「若不作詩，免去求人費力。」因也放懷暢飲，又兼有明月在天，一杯一杯復一杯，直飲到月漸西斜，方才住手。各去宿了。正是：

看花玩月索新詩，詩罷依然酒滿卮。

詩酒朝朝還夕夕，文人風韻宛於茲。

二人只因這一首詞，有分教：紅顏成白面，彩筆接香奩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